

古文辭類纂選本

卷二

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二目次

序跋類

司馬子長六國表序

司馬子長秦楚之際月表序

韓退之張中丞傳後敘

柳子厚愚溪詩序

歐陽永叔五代史宦者傳論

歐陽永叔五代史一行傳敘

歐陽永叔釋祕演詩集序

歐陽永叔釋惟儼文集序

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

曾子固新序目錄序

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

曾子固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

蘇明允族譜引

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二

桐城姚鼐原本 閩縣林紆加評

序跋類

姚氏姬傳曰。序跋類者。昔前賢作易。孔子爲作繫辭。說卦文言。序卦雜卦之傳。以推論本原。廣大其義。詩書皆有序。而儀禮篇而有記。皆儒者所爲。其餘諸子。或自序其意。或弟子作之。莊子天下篇。荀子末篇。皆是也。愚按序古書。序府縣志。序詩文集。序政書。序奏議族譜年譜。序人唱和之詩。則歸入序之一門。辨某子。讀某書。書某文後。及傳後論。題某人卷後。則歸入跋之一門。數種中。書序最難工。人不能奄有衆長。以書求序者。各有專家之學。譬如長於經者。忽請以史學之序。長於史者。忽請

以經學之序。門面之語。固足鋪叙成文。然語皆隔膜。不必直造本人精微。故清朝考據家。恆互相爲序。惟旣名爲文家。又不能拒人之請。故宜平時窺涉博覽。運以精思。凡求序之書。尤必加以詳閱。果能得其精處。出數語中其要害。則求者亦必鑒心而去。王介甫序經義甚精。曾子固爲目錄之序。至有條理。歐陽永叔則長於叙詩文集。此外政書奏議一門。多官中文字。尤不易序。能者爲之。不能者謝去。不可強也。強爲渲染。適足爲己集之癥垢。毋庸也。辨讀子史二種文字。最有工夫。非沈酣其中。洞其關竅。則可不必作。以不關痛癢之言。爲集中備數文字。近人往往有此病痛。至於跋尾。亦分數種。金石之跋最難。必考據精實。方可下筆。其下如古書古畫。亦必考其收藏之家。詳其流派所出。又是一門學。

問。東坡山谷之跋。則出以天趣。殊不在此例。近代文家。往往代人作壽序。壽序一體。於古無之。顧亭林深惡此種文字。望溪集中。亦但有數篇。盛者唯有歸震川。然多短篇。蓋壽言與生傳。及神道墓銘有別。大抵朋友交期。祝其長壽。或偶舉一二事。足以爲壽徵者。衍而成文而已。震川文中。多本此意。乃時作無可搬演。則盡舉其人之身世出處。體似生傳。又似神道。必極長而止。故壽文一體。惜抱但錄震川。歸入贈序一門。不入序跋。僕論贈送序中。遺卻此體。故補論於此。實則此等文字。酬應爲多。語之不必精切。徒增紛紜。苟可以已。卽不必作。綜言之。序貴精實。跋貴嚴潔。去其贅言。出以至理。要在平日。沈酣於經史。折衷以聖賢之言。則吐詞無不名貴也。

司馬子長六國表序。。。

太史公讀秦記。至犬戎敗幽王。周東徙洛邑。秦襄公始封爲諸侯。作西時。用事上帝。僭端見矣。禮曰。天子祭天地。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。今秦雜戎翟之俗。先暴戾。後仁義。位在藩臣。而臚於郊祀。君子懼焉。及文公踰隴。攘夷狄。尊陳寶。營岐雍之間。而穆公修政。東竟至河。則與齊桓。晉文。中國侯伯侔矣。是後陪臣執政。大夫世祿。六卿擅晉權。征伐會盟。威重於諸侯。及田常殺簡公。而相齊國。諸侯晏然弗討。海內爭於戰功矣。三國終之。卒分晉。田和亦滅齊而有之。六國之盛自此始。務在彊兵。併敵。謀詐用。而從橫短長之說起。矯稱蠡出。誓盟不信。雖置質剖符。猶不能約束也。秦始小國。僻遠諸夏。賓之比於戎狄。至獻公之後。常雄諸

侯。論秦之德義。不如魯衛之暴戾者。量秦之兵。不如三晉之彊也。然卒并天下。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。蓋若天所助焉。或曰。東方物所始生。西方物之成熟。夫作事者必於東南。收功實者常於西北。故禹興於西羌。湯起於亳。周之王也。以豐鎬伐殷。秦之常用雍州興。漢之興自蜀漢。秦既得意。燒天下詩書。諸侯史記尤甚。爲其有所刺譏也。詩書所以復見者。多藏人家。而史記獨藏周室。以故滅。惜哉惜哉。獨有秦記。又不載日月。其文略不具。然戰國之權變。亦有頗可采者。何必上古。秦取天下多暴。然世異變。成功大。傳曰。法後王。何也。以其近已。而俗變相類。議卑而易行也。學者牽於所聞見。秦在帝位日淺。不察其終始。因舉而笑之。不敢道。此與以耳食無異。悲夫。余於是因秦記。踵春秋之後。起周元王。表

六國時事。訖二世。凡二百七十年。著諸所聞。興壞之端。後有君子。以覽觀焉。

紆曰。六國無史。而秦獨有記。而記中又無日月可考。故因秦之記。而別爲六國之表。存其大略而已。此公之苦心。亦史之荊格也。顧表附於秦紀之下。則序中不得不尊秦。曰僭端見者。斥西時也。言襄已有僭號之心矣。據禮以駁之後。稱君子懼焉。此決秦之必有天下也。夫秦雜戎翟之俗。能與中國侯伯相侔。則周之綱轄已紊。遂趁勢起。陪臣執政。大夫世祿。六卿擅晉。田常篡齊。于是而六國之勢成矣。說六國之根苗。均由秦而胎。而六國之收場。亦將由秦而作結束。所云。從此始者。皆竊效彊秦之僭竊而來。文勢作一小

頓。務在彊兵并敵起。至蓋若天所助焉止。皆言無德無義之六國。配上無德無義之強秦。彼此吞并。不必以德相尚。以力相勝。而秦居然奄有天下。此論無可論。據無可據。但有歸之于天而已。既言天矣。遂引形家之言。以西北勝東南爲據。並引周漢發祥之事以實之。然但言形勝。不言功德。下語極有斟酌。以秦雖起自西雍。不能以周漢爲比。文勢至此。似斷非斷。讀者須作一頓。不能連秦旣得意句。作一氣讀。秦旣得意是另提。爲焚六國之史作引子。言詩書幸存。家可藏也。國史不存。秦惡其刺譏而毀之也。有此根源。史公所以不得已而爲表。又患後人議論秦政之暴亂如此。何必爲存其事故。又引傳曰近己。曰易行。皆取鑒戒之意。但觀通鑑所錄。

善惡雜陳。綱目所敘。則揚善而隱惡。轉失鑒戒意矣。駭耳食者。卽指其無史識。乖史體也。此文妙在一開口。便吸起全局。其中納入六國。在不經意中。有貶無褒。卻說得此書萬不可廢。卽重在近己而俗變相類。議卑而易行也。

司馬子長秦楚之際月表序。。。

太史公讀秦楚之際。曰。初作難。發於陳涉。虐戾滅秦。自項氏撥亂誅暴。平定海內。卒踐帝祚。成於漢家。五年之間。號令三嬗。自生民以來。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。昔虞夏之興。積善累功。數十年。德洽百姓。攝行政事。考之於天。然後在位。湯武之王。乃由契后稷。修仁行義十餘世。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。猶以爲未可。其後乃放弑。秦起襄公。章於文繆。獻

孝之後。稍以蠶食六國。百有餘載。至始皇。乃能并冠帶之倫。以德若彼。用力如此。蓋一統若斯之難也。秦既稱帝。患兵革不休。以有諸侯也。於是無尺土之封。墮壞名城。銷鋒鏑。鉏豪桀。維萬世之安。然王跡之興。起於閭巷。合從討伐。軼於三代。鄉秦之禁。適足以資賢者。爲驅除難耳。故憤發其所。爲天下雄。安在無土不王。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。豈非天哉。豈非天哉。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。

紆曰。凡行文稱頌本朝功德。多有根據。漢高起亭長而有天下。實無一些根據者也。文中間忽舉虞夏商周。積善累功。修仁行義。或數十年。或十餘世。見得維積累始有天下。卽以秦言。由襄以及文。繆獻孝。亦積其武力。而成帝業。故由此轉入高祖。則無積無累。如

何措詞。讀者到此。試爲作者設想。又如何下筆。況又用以德若彼。以力若此。一統若斯之難。作一雙鎖。其下愈無轉身之地矣。妙在撇去虞夏商周。單起一無道之秦。與受天命之漢對峙。自然漢勝而秦敗。且並不張皇。但閒閒說出王跡之興。起於閭巷。合從討伐。軼于三代。似上天安排一強秦之無道。用待高祖驅除。言外似高祖一身之積善累功。修仁行義。足以超越三代者。真善於作反映之筆矣。無土能王。始爲大聖。無可稱頌。但有歸之於天。末句用反詰以作收束。風神綽約。力脆者不能學也。綜言之。凡文勢到窮蹙之處。總須覓一墊筆。方能入彀。文以德力並列。似秦之得天下。亦有根據。那知根據雖有。偏自行剷滅。故真人卽以之藉手以起事。

脫卸處毫不費力。卽由其能用墊筆也。

韓退之張中丞傳後敘。。。

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。愈與吳郡張籍。閱家中舊書。得李翰所爲張巡傳。翰以文章自名。爲此傳頗詳密。然尙恨有闕者。不爲許遠立傳。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。遠雖材若不及巡者。開門納巡。位本在巡上。授之柄而處其下。無所疑忌。竟與巡俱守死。成功名。城陷而虜。與巡死先後異耳。兩家子弟材智下。不能通知二父志。以爲巡死而遠就虜。疑畏死而辭服於賊。遠誠畏死。何苦守尺寸之地。食其所愛之肉。以與賊抗而不降乎。當其圍守時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。所欲忠者國與主耳。而賊語以國亡主滅。遠見救援不至。而賊來益衆。必以其言爲信。外無待而猶

死守。人相食且盡。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。遠之不畏死亦明矣。烏有城壞其徒俱死。獨蒙愧恥求活。雖至愚者不忍爲。嗚呼。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。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。城之陷自遠所分始。以此詬遠。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。人之將死。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。引繩而絕之。其絕必有處。觀者見其然。從而尤之。其亦不達於理矣。小人之好議論。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。如巡遠之所成就。如此卓卓。猶不得免。其他則又何說。當二公之初守也。寧能知人之卒不救。棄城而逆遁。苟此不能守。雖避之他處何益。及其無救而且窮也。將其創殘餓羸之餘。雖欲去必不達。二公之賢。其講之精矣。守一城。捍天下。以千百就盡之卒。戰百萬日滋之師。蔽遮江淮。沮遏其勢。天下之不亡。其誰之功也。當是

時棄城而圖存者。不可一二數。擅彊兵坐而觀者。相環也。不追議此。而責二公以死守。亦見其自比於逆亂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。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。屢道於兩府間。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。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。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。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。不肯出師救。愛霽雲之勇且壯。不聽其語。彊留之。具食與樂。延霽雲坐。霽雲慷慨語曰。雲來時。睢陽之人。不食月餘日矣。雲雖欲獨食。義不忍。雖食且不下咽。因拔所佩刀斷一指。血淋漓以示賀蘭。一座大驚。皆感激爲雲泣下。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。卽馳去。將出城。抽矢射佛寺浮圖。矢著其上。輒半箭曰。吾歸破賊。必滅賀蘭。此矢所以志也。愈貞元中過泗州。船上人猶指以相語。城陷。賊以刃脅降巡。巡不屈。卽牽去。將斬。

之。又降霽雲。雲未應。巡呼雲曰。南八男兒死耳。不可爲不義屈。雲笑曰。欲將以有爲也。公有言。雲敢不死。卽不屈。張籍曰。有于嵩者。少依於巡。及巡起事。嵩常在圍中。籍大歷中。於和州烏江縣見嵩。嵩時年六十餘矣。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。好學無所不讀。籍時尙小。粗問巡遠事。不能細也。云巡長七尺餘。鬚髯若神。嘗見嵩讀漢書。謂嵩曰。何爲久讀此。嵩曰。未熟也。巡曰。吾於書讀不過三徧。終身不忘也。因誦嵩所讀書。盡卷不錯一字。嵩驚。以爲巡偶熟此卷。因亂抽他帙以試。無不盡然。嵩又取架上諸書。試以問巡。巡應口誦無疑。嵩從巡久。亦不見巡常讀書也。爲文章。操紙筆立書。未嘗起草。初守睢陽時。士卒僅萬人。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。巡因一見問姓名。其後無不識者。巡怒。鬚髯輒張。及城陷。賊縛